DOI:10.16363/j.cnki.xyyj.1999.03.015

西凉伎与西域乐舞的渊源

杨 国 学

《西凉伎》是汉唐时期产生于河西走廊，并且在都城长安和京畿地区也深受欢迎而广为流传的一种散发着浓郁的西部民族风情的文化品类，其内容起初包括音乐、舞蹈、杂技等。到了中唐时期，《西凉伎》又成了“新乐府”诗歌中“即事名篇”的诗题。它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现存文献史料和敦煌壁画证明，《西凉伎》虽然产生并流行于河西走廊而且以“西凉”命名，但其渊源却在西域，它是古代西域音乐、歌舞进入阳关、玉门两关以后，在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长期流传过程中吸收了部分汉族文化而定型的。《隋书·音乐志》载，大业中，隋炀帝所定清乐中有“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等名目，并指出：“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①]《旧唐书·音乐志》说，《西凉伎》者，“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②] 唐代冠绝一时的舞曲《霓裳羽衣曲》，本来是流行于西域的佛教乐舞《婆罗门》中的一种，后来随佛教传到了河西走廊。开元中，由西凉节度使杨敬述依曲创声，进献给喜好音乐的唐玄宗李隆基，玄宗极其欣赏并为之深深陶醉，于是亲制曲谱，改名为《霓裳羽衣曲》，且歌且舞，教习梨园弟子演练，故有“杨氏创声君造谱”[③] 的说法。显而易见，《霓裳羽衣曲》的改编成功，是产生乐舞奇葩《西凉伎》的河西走廊，消化吸收各民族乐舞并使少数民族乐舞和域外乐舞汉化的一个典范。

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敦煌乐谱》存谱25支，其中的《伊州》、《急胡相问》、《撒金沙》、《营富》等曲子可能也是被加工过的“胡声”，大部分曲子如《天仙子》、《渔歌子》、《倾杯乐》等与唐宋词牌名相一致，还有现存60余调的《敦煌曲子词》，其中的《伊州》、《凉州》、《甘州》、《酒泉子》等词牌都以河西四郡和西域地名命名且见之于唐崔令钦《教坊记》和唐宋词牌中。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凉乐》在当时流传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另一方面说明《西凉伎》在音乐方面对词的产生可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

① 《隋书·音乐志》，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版。

② 《旧唐书·音乐志》，第1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版。

③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一《霓裳羽衣歌》。

音乐和舞蹈从来就是一对姊妹艺术。在敦煌壁画和河西走廊古代墓葬壁画中，约绘有200 多幅描绘乐舞的场面，其中有规模宏大的宫廷歌舞，有天人供养的宗教乐舞，有各民族的民间歌舞，也有杂技百戏和军旅乐舞；有独舞、双人舞，也有群舞；有从西域传来的胡舞，也有从中原传来的清商乐舞等等。这些乐舞属于《西凉伎》者甚多，如在莫高窟220 窟的壁画中有一组舞蹈，舞伎披发、半裸、束白练裙，发绺飘旋，长巾飘舞，在小圆垫子上急速旋转。据《乐府杂录》“舞有骨鹿舞、胡旋舞，具于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脚终不离于球子上”① 的记载，及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所描写的“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篷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② 的情形来看，此窟所画舞蹈必是当时在河西走廊极为流行的胡旋舞无疑。

在《西凉伎 》中，最有名也是最具生命力的艺术形式莫过于《狮子舞》。《旧唐书·音乐志》载：“五方狮子舞，出于西南夷天竺。”“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③ 白居易《西凉伎》云：“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置辞。道是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④ 以上所引史、诗，都指出了狮子舞的来源和表演方式，但狮子舞究竟起于何时，却语焉不详。不过，从白诗“道是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两句来看，狮子舞从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库车）传入河西和长安京畿地区的时间，最迟也当在安史之乱前，因为凉州陷于吐蕃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此前的大唐王朝国力强盛，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到安西乃到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各类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狮子舞于此时传入河西并继续东渐应无任何障碍。那么，其上限时间当在什么时候呢？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散乐百戏》称：“杂戏盖起于秦汉，由鱼龙蔓延”。“蔓延”即“假作兽以戏”。⑤ 但所扮之兽为何物，则不明确。百戏中有名为“拨头”者，“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像也”⑥。张衡《西京赋》中描绘了表演百戏的场面，其中“总会仙倡，戏豹舞罴”，“巨兽百寻，是为曼延”，⑦ 讲的也是人扮为猛兽的舞蹈。虽然没有明确告诉人们有没有狮子舞，却还是提供了一些可据以推测的信息：汉代百戏中由人扮饰的猛兽中可能有狮子，因为虽然中国原先没有狮子，但到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时，安息国王第一次遣使臣向大汉帝国赠献了狮子；翌年，月氏王又献狮子；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国王再献狮子；顺帝阳嘉二年（133），疏勒国

---

① 转引自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第 124 页。

② 白居易：《胡旋女》，《元白诗选》，第 187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 2 月版。

③ 《旧唐书·音乐志》，第 13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5 月版。

④ 白居易：《西凉伎》，《元白诗选》第 206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 2 月版。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147。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147。

⑦ 张衡：《西京赋》，《历代辞赋鉴赏辞典》，第 250 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年 8 月版。

王也献了狮子。据此推测，狮子舞的传入中国，或当在西域诸国赠献活狮子以后，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在西域诸国赠献活狮子以前，狮子舞已经传到了河西走廊并逐步东传到了中原内地的可能性。因为早在汉明帝永平八年（65），就有人到西域去求取佛经，而佛本生故事中说，“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于是，佛教中常把佛陀说法称之为“狮子吼”，佛陀法座叫做“狮子座”，文殊菩萨所乘坐骑也是一头青狮。由此可见，“五方狮子舞，出于西南夷天竺”的说法是可信的，河西走廊有的地方狮子舞中逗狮武士至今仍保留着狮子舞初入河西时的胡人装扮，就是一个具有活化石性质的明证。

狮子舞传入中国后，一直为汉胡杂居的河西走廊各族人民所喜爱。特别是在唐代，狮子舞和属于《西凉伎》的其它各类“胡舞”、“胡乐”，不仅在河西走廊深受欢迎，而且为首都长安和中原乃至大江南北的人们所喜闻乐见。白居易在他的《西凉伎》中除了对狮子舞的来历和舞法作了如前所述的描绘外，还坦言了狮子舞深受人们喜爱的情形：“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娱宾犒士宴监军，狮子胡儿常在目。”虽然白居易是有感于“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的残酷现实，对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边将表示极大愤慨，因此作诗以讽刺，但诗人并没有把属于《西凉伎》的狮子舞看成是异端、祸水，而是从赞赏的角度描述了狮子舞在内地的流行盛况并表彰了舞狮艺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高尚情操，鞭挞了沉醉于《西凉伎》中“取笑资欢”的藩镇边将的麻木与骄惰。

与白居易同时并为好友的元稹，也在其新乐府诗中反映过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但元稹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认为《西凉伎》之类的乐舞属于“夷音”而非“雅乐”，而且这些“夷音”、“胡乐”简直就是洪水猛兽，影响所及，迷君祸国。他在《法曲》一诗中写道：“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开落。雅弄虽云已变乱，夷音未得相参错。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毛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乐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①]。“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②] 虽然元稹的本意在于将安史之乱的祸根归咎于《西凉伎 》之类的“霓裳曲”、“胡旋舞”，一方面替唐玄宗开脱罪责，另一方面表达李对安史之乱的痛恨。他讳言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勾心斗角和一系列政策失误，而将暴乱归罪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流播，显然是一种偏激、狭隘的观念在作怪。但是，拨开这种偏激情绪的迷雾，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西凉伎》在丰富唐代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此外，一直流行于河西走廊的民间社火“地蹦子”，是以活的形态完整地保存至今的《西凉伎》之一。这种室外乐舞的部分表演动作和服饰形状，与酒泉丁家闸魏晋十六国墓砖壁画和敦煌莫高窟第 217 窟的唐代《破阵乐舞》壁画有些相象，而河西“地蹦子”队伍

① 元稹：《法曲》，《元白诗选》，第 206 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年 8 月版。

② 元稹：《胡旋女》，《元白诗选》第 79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 2 月版。

中的“鼓子”角色，头上所戴的高高的向前有一个弯弧的毡帽，很像藏传佛教的喇嘛举行法会时所戴的毡帽，在表演过程中的打鼓舞蹈也象佛教大法会上的某些跳神动作。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河西“地蹦子”可能也是在吸收了某些西域乐舞成分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杂技、诗词等艺术形式，可以想见魏晋南北朝《秦汉伎》和唐代的《西凉伎》在整个河西走廊流行的盛况，以及它对都城长安的宫廷与民间乐舞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狮子舞，其影响力贯通古今，遍及全球。自从有《狮子舞》以来，没有哪一个时代不舞狮子；在中华大地上，凡有井水饮处，即能舞狮子；甚至在整个地球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狮子舞。狮子舞成了地地道道的“国粹”。炎黄子孙，有重大庆典，舞狮子；在重要节日，舞狮子；振奋民族精神，舞狮子；驱邪镇恶，舞狮子；即使在受压迫、遭欺辱的时候，也要舞狮子。为什么中华民族对狮子舞这样地情有独钟呢？这是因为在这种形神兼备、人性与物性交融统一的吉祥物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舞狮表演中“狮子”礼敬长上、佳宾、观众的举动，象征了礼仪之邦各民族谦恭有礼的精神风貌；相依相偎、深情舐犊等充满了生活情趣的动作，象征了中华民族温和善良、团结友爱的精神风貌；尤其是高台狮子逐级翻越攀缘而上，在叠架起的数丈高的桌腿或条凳腿上惊险万状的闪展腾挪，则象征了中华民族卓越的创造才能和勇敢顽强、不畏艰险的精神风貌，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狮子舞中寄托着中华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狮子舞体现了中华各族人民豪迈乐观、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同时，狮子舞作为一种从西域传来的异质文化，被中原文化消化吸收，在长达至少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各地民间艺术家不断加工提高，创新出奇，创出了“文狮”、“武狮”、“太狮”、“少狮”、“南狮”、“北狮”等各种舞法和不同风格流派，从而既显现了中华民族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又反映出了中华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巨大亲和力。

（作者单位：甘肃省张掖师专中文系）　　责任编辑：仲　高

《新疆历史文物》一书出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历史上的新疆绘图丛书”陆续得以出版。最新的一本《新疆历史文物》由王炳华先生主编，刘文锁撰文，内容包括 119 个条目、200 多幅照片插图。这本书的长处在于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雅俗共赏，融汇了新疆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在选片和配图上，选择了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的文物、古迹的图片资料，以实物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新疆的古代历史风貌，是近年来出版的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较好的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书籍。（金肖）